

雨后西海岸

□郑茂霞

朝花夕拾

七月时节雨纷纷。听着哗啦啦的雨声，我一路乘雨到了西海岸新区，到了山、海、天、城、巷一片茫茫的地方。再见到西海岸，一派新鲜与时尚的气息扑面而来，不禁生出一番好奇和敬意，分不清是故地重游还是初来乍到。

雨势稍停，我和友人沿着街巷寻觅吃饭之地。寻着寻着，竟迷了眼。缤纷的霓虹灯下，烧烤、小龙虾、海鲜等各式各样的店铺映入眼帘，让人眼花缭乱。

“想吃点啥？”友人问我。

“再看看吧！”我应付道。



作者简介

郑茂霞，1986年生于山东汶上，现就职于山东省审计宣传教育中心，系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作品有《悦审录》《根脉——山东革命根据地审计纪略》等。

没成想，这“一看看”就又逛完了一条街。雨后的西海岸，车水马龙、行人穿梭，却安宁有序、井井有条。户外帐篷下的餐桌旁聚满了人，觥筹交错间不时传来欢笑声。灯光映着烟火气，折射着雨后的西海岸，热闹劲儿非凡。

第一次来西海岸，还是在2006年大学二年级时。当时，学校组织我们来这里考察海洋生物，我怀揣兴奋到达了怡人的金沙滩，由此对西海岸留下了美好的印象。2017年前后，我又因工作关系来过几次，但多属走马观花，视野里的这座城大都是偌大的、空阔的……

忽然雨点又急，打乱了我的思绪。我们赶紧躲进一家店铺，在老板的招呼下“既来之则安之”，坐下来品享“九层蒸塔”。眼见老板麻利地将装满不同海鲜的蒸笼摆起九层，放在蒸锅上，我们内心升腾起对美食的强烈渴望。

海鲜、啤酒、毛豆花生……伴随着时有时无的夏雨，我们品味着晚餐，从西海岸一直聊到天津海北。

吃完饭时，雨丝轻轻飘落，夜色无限撩人。我们步行几分钟到了海边，海岸静悄悄的，前方一片漆黑，跟身后绚丽的城市形成鲜明对比。我们坐在岸边，听浪涛抚摸礁石……那一刻，我们忘却了自己。

夜里醒来，只听风大雨急，一股股水汽袭入房间，凉飕飕的。我翻身

盖上被子，继续沉醉。早上起床后，听见窗外阵阵鸟鸣，拉开窗帘——雨停了，云舒了，城醒了。

下楼走了一圈儿，觉出“夜来风雨声”，槐花散落一地。远看满是云雾缭绕，山头上是，高楼间是。从山到海到港，从沙滩到街巷到楼宇，整座城市如同一幅水墨画跃然纸上，真美！

雨中西海岸，朦胧诱人；雨后西海岸，魅力无限。市民文化广场的睡莲竞相绽放，莲叶牵着雨珠欣赏着亭亭玉立的莲花，仿佛在观看尽情挥动摆裙的舞者；市民体育公园内蛙声一片，与蝉鸣交织在一起，不知奏的是迎宾曲还是交响乐？唐岛湾畔，清凉袭人，又是街街美食，又是声声海浪，似乎在等待着又一个夜色。油松站在岸线上，婀娜多姿，望着一个个石阶伸向海里。海与城共生，三五成群的小孩子踩着步行道上的积水嬉戏打闹，几个年轻女孩在舒展腰肢、翩翩起舞，骑行的老人和少年不时闪过，享受着惬意生活。

道路、车流与树林、绿地交织，记载着城市的发展与蜕变。雨后的金沙滩、银沙滩格外宁静，像极了腼腆的姊妹俩，在轻歌曼舞中频频向黄海招手。再远处，大珠山、小珠山南北雄峙，滴滴晶莹剔透的雨珠点缀着花丛林海、奇峰异石，让山别有趣。

置身雨后西海岸，看云在飞、雾在游，分不清哪里是山哪里是海。红、蓝、绿等不同色彩装点着街巷，在恍惚跃动中展现着城市的发展脉搏。

十年前，西海岸新区获批设立，承载起国家使命、时代之责。从青岛一隅的黄海之畔，到色彩缤纷的非凡之城，西海岸的梦里藏着回不去的渔村，藏着走向世界的青涩。

天南海北的人们在西海岸扎根安生，用热情和笑容刻画着城市的包容，在年年岁岁里收集着春花烂漫、秋韵浓郁，聆听着夏雨磅礴、冬雪嘎吱。此刻，雨季正当时，雨中的西海岸茫茫一片；雨后的西海岸焕然一新。岸线、滩湾、城市……接受了一场又一场清新夏雨的洗礼。

而洗礼，是升华的必由之路，是成长的蜕变之旅。看十年变迁，西海岸又何尝不是接受了一个时代的洗礼？崛起的青岛西海岸，让中国走向世界又多了一个窗口。在风云变幻中，西海岸以风华正茂挺立于时代浪潮间，远眺，便见到更大的世界。

云雾渐开，阳光万道。夏雨为西海岸梳妆打扮，还一个胜境容颜。时代让西海岸光彩夺目，塑一座希望之城。海，不仅仅是一片海，更是西海岸拥抱未来的引擎，那里藏着一个聚宝盆；山，不仅仅是一座山，也是西海岸瞭望世界的高台，那里有着一个个里程碑。

数字经济，呈现风起云涌之势，让城市每一个单元更智能。船舶海工挺起大国重器之责，让大船破浪驶向深蓝。而青岛啤酒、琅琊台酒的浓郁酒香，热忱欢迎着远道而来的客人。

漫步于一道道湾、一片片滩、一丛丛林、一条条巷，看云卷云舒，听雨声潺潺……夏雨浸润后的西海岸，再次迎来晴空万里，迎来阳光灿烂的日子，迎来又一个满目生机的“诗和远方”。

想起那年西瓜甜

□毛爱华

往事悠悠

相比于夏日其他水果，我更偏爱西瓜。每每路过卖西瓜的摊铺，看见商贩将明晃晃的刀刃用力一划，通红的瓜瓤便在围观人的眼睛里放出一道刺目的红，像一团燃烧在眼睛里的烈火，久久不息。这种时候，我的思绪总会被风拽扯着，带回那片绿油油的瓜田，带回那个把吃瓜视作奢侈的年代。

小时候家里条件差，有卖西瓜的小贩推着车来村里叫卖时，家里大人一般不舍得买来吃。我们眼巴巴地追着母亲的屁股后面跑，她却总会反复安抚说：“再等等吧，你小舅家种的西瓜用不了几天就熟了，到时候让你们吃个够！”

从此，我再也无心吃饭，经常守在土路口等小舅的车子来。没过几天，还真等来了。小舅骑着一辆破旧的“大金鹿”，被我们前呼后拥迎进家门。隔着老远，我就喊娘，告诉她小舅送西瓜来了。那喊声大而热烈，像一台鼓风机在院子里飞腾。正在灶房扎着围裙烧火的娘，很快就迎了出来，身后紧跟着的是爹。爹脸上漾着笑，表现出热烈欢迎的姿态。大概在他看来，小舅子这一趟来家，他的耳畔就再也不用听我们吵吵“买瓜买瓜”了。

小舅是娘唯一的兄弟。姥姥一辈子只养育了娘和小舅两姐弟，加之比娘小了整整十岁的小舅是趴在娘的脊背上长大的，所以姐弟俩关系甚好。后来，小舅结了婚有了孩子，知道娘的日子不好过，隔三岔五就来家里送吃送喝。在那个穷苦的年代，仨瓜俩枣几件旧衣，足以让爹娘感动一辈子。

自那以后，每年的暑期，等小舅来家里送瓜，就成了我每天最盼望的事。每次小舅送完瓜要走时，总会向娘提出把我接去家里小住几日。

长大一些我才明白，小舅这样做就是想帮我减少一张吃饭的嘴。而精明的娘，虽然没有将话挑明，心里却明镜似的什么都懂。

小舅的家于我来说是充满吸引力的。那里不仅有绿油油的西瓜田，还有一座用来看瓜的简易瓜棚。瓜棚是用几根胳膊粗的木头架起的小木屋，顶部遮着可以防止雨天湿了棚子的油膜纸。人坐在瓜棚里，吃着从瓜蔓上新扯下的西瓜，有一种别样的幸福感。因为吃喝玩得过瘾，我和表姐表弟们即使一整天待在瓜田也不觉得闷。

要开学了，娘已差人捎了不止一次话，让小舅将我送回。终于，某天小舅起了个大早，不知从哪儿拖出一只水桶粗的蛇皮口袋，里面鼓鼓囊囊的。吃了早饭，舅妈从里间房的橱柜里拿出一件粉红的连衣裙帮我换上。表姐抹着眼泪说也想要，却被她推开说：“这裙子是你大姑给钱，托我给你妹妹买的。”随后，我乐滋滋地穿着新裙子坐在小舅自行车的横梁上，车后还驮着一口袋东西，经过十几里土路回到了自己家。

小舅走后，娘解开袋口，一个个滚圆的西瓜立即跃入眼帘。她赶紧追出门外，小舅的背影却早已远去，娘的眼睛再一次被泪水封锁……

“这么大的瓜你舅没舍得卖，一定是特意给咱留的。咱家欠你舅的情太多了。你们几个给我记好了，将来发达了，可不能忘了你舅！他是你娘唯一的兄弟，也是你们唯一的舅，是对咱家有恩的人！”

如今，每逢夏季去看小舅时，我总会特意去瓜摊挑上几个又大又甜的西瓜带去，和小舅、舅妈坐在宽敞的屋子里边吃瓜边聊天。谈笑间，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瓜果飘香的夏天，小舅正蹬着长满铁锈的自行车，驮着两只撑鼓的口袋，匆匆往我们家赶……这画面，将温暖我的一生。

午后的暖阳

□逢伟

琅琊放歌

采一把午后的暖阳
煮开等待了十年的芳香
看落叶随风盘旋着
它也许赶了几千里的路吆
才跌跌撞撞
来到我的面前
告诉我老家捎来的信

午后的暖阳
送来了奶奶煮饭的模样
老家的炊烟
在这个时候也升起来了
那一排排 一幢幢低矮的土坯房
此起彼伏地随风飘荡着
千百年不变的炊烟
空气里五味杂陈

已经饿了半天的老狗

也闻到了久违的香甜
半眯着迷离的双眼
渴望一顿丰盛的午餐
冻得瑟瑟发抖的老母鸡
也探头探脑地走出了鸡窝
晒太阳
树上的麻雀
叽叽喳喳地讨论暖阳下的味道

我走进门口
依偎在奶奶的怀里
看着暖阳照在奶奶的脸上
炉膛的火
在奶奶有节奏的风箱声里
火苗使劲地舔舐着黑黑的锅底
香甜的饭味
令我口水满满

望着窗外的风急匆匆的样子
我端起了杯中的香茗
就着午后的暖阳
又看到了奶奶慈祥的面容